

橄榄绿文库丛书·长篇小说

鲮 皱 郎

■ 陆令寿 著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橄榄绿文库丛书·长篇小说

鰐鰍郎

■ 陆令寿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鲆鲉郎/陆令寿 著. -北京: 人民武警出版社, 2003.3

ISBN 7-80176-051-4

I. 鲆... II. 陆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3726 号

书名: 鲆鲉郎

作者: 陆令寿

出版发行: 人民武警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(100089)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天利华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359 千字

印张: 14.5

印数: 1-8000

版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76-051-4/I·12

定价: 30.00 元

序 篇

1

苏步林有一个稀奇古怪的小名，从娘胎里一出来家里人和吴家湾人就叫他鳊鳊郎。鳊鳊郎的爹娘自然就成了鳊鳊爹和鳊鳊娘。听鳊鳊娘说，这鳊鳊郎的叫法还有一段怪怪的来历呢。那是鳊鳊娘怀着他的时候，就要临盆了，鳊鳊娘在夜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鳊鳊娘梦见自己在自家西边的河里洗澡，这条河叫西沟梢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水里有许多小鱼围着她转悠嬉戏。那鱼叫鳊鳊儿，肚儿挺挺，眼儿鼓鼓，嘴儿圆圆，背上淡绿色，在游动时带着蓝色的闪光，尤其是那双眼睛周边像彩虹一样发出奇异的光彩，很受庄户人喜爱。鳊鳊儿是淡水中永远也长不大的小鱼，撑死了也就三指宽。鳊鳊儿一群一群地在鳊鳊娘的身边游来游去，像轻盈的小燕子，摇着划翅，在柳叶似的水草中穿梭，时而和她的脚底心啄一下，啄得痒痒的，舒心舒肺，惬意畅快。鳊鳊娘晓得鳊鳊儿与自己很亲近，每天到河边码头上淘米，鳊鳊儿就在乳白色的淘米水中嬉水追逐，吃着从淘箩撇出去的糠皮，有时

候几条绞在一块儿啄食，耷啦一下蹦出水面，跳进淘簋，鲮鮓娘很小心地把淘簋沉到水里，让淘簋里的鲮鮓儿游到同伴中去。鲮鮓娘在水中挥了挥手，鲮鮓儿吓得四散逃去，只有领头的那条没有跑，它的个儿特别大有点像鲫鱼。鲮鮓娘有点纳闷：鲮鮓儿哪有这么大呀？她问鲮鮓儿：“别的鲮鮓儿都逃了，你怎么不怕我呢？”谁知大鲮鮓开口说了话：“娘，我为什么要怕你呢，我是你的佬小（方言：指男孩）呀。”大鲮鮓贴着鲮鮓娘的下身往上游，游到胳肢窝里突然不见了。咦，这倒是怪事。鲮鮓娘被这个梦惊醒，把老倌（方言：指男人）苏有三推醒了。苏有三翻身起来，问道：“半夜三更不困觉干什么？”鲮鮓娘把刚才在梦中情景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。鲮鮓娘已经养了两个丫头，苏有三巴不得生个带把子的佬小来，听了这个梦心生欢喜，可也觉着奇怪。他抚摸着女佬（方言：指老婆）隆起的肚皮，用耳贴着听了一会，说：“如果养的佬小就应验了这个梦，如果再养个×豁子呢就是个反梦。这样吧，你明朝到前酒庄去走一趟，那边有个先生，人称张半仙，他解梦算命准得很，看他怎样讲。”

第二日一大早，鲮鮓娘依了老倌的话，挺着大肚皮找到前酒庄的张半仙。张半仙戴个瓜皮帽，肥头大耳，生得慈眉善目，鼻头上的一副老花眼镜断了一只脚，用一根细麻绳扣着箍在后脑勺上。张半仙家的堂屋里供奉着一尊胡子拖得老长的神仙，供案上放了一个大香炉，两边堆着时令鲜果、金枣沙果、素食点心、水蜜桃等许多供品，一对红蜡烛的火苗被门里刮进的风吹得东摇西晃。张半仙跪在蒲团上撅着屁股磕头，口中念念有词。“先生。”鲮鮓娘惶惶地叫了一声。张半仙没有答话，依旧磕头作揖做着请神敬神的事。张半仙做完了一套程序，转过身来，指着一张满是洞洞眼眼的条凳说：“坐下来讲话。”鲮鮓娘喘着气坐了下来。“算命呢还是测梦？”张半仙拖腔拖调地问。“测梦。”鲮鮓娘说。鲮鮓娘就把夜里做的梦说了一遍。张半仙抚掌笑道：“恭喜，恭

喜！你肚中怀的肯定是个佬小了。这个佬小是鲮鲫投胎。”鲮鲫娘满脸狐疑：“鲮鲫不过是一条小鱼，它也能投胎？”张半仙说：“这你就不懂了。万物众生皆有灵性。你看过《追鱼》的戏吗，那个追鱼不就是鲤鱼成的精吗。不光是牛呀、马呀、狗呀、猪呀能投胎，一切有生命的动物都能投胎。就像人死了一样，或者升天，或者转生做人，或者做阿修罗，或者成饿鬼，或者变畜牲，或者入地狱。人也好，畜牲也罢，都在六道中轮回。除非你修炼成佛，可以跳出六道轮回。修炼成佛又岂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，比方说，你今世的做法符合做人的道理，你来生还是一个人；你今世的做法和天道相似，那么来生就能升天；假如你今世不学好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样样来，来生不但成不了佛，连投胎做人的资格都没有，打入十八层地狱受不尽的苦难。这叫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懂吗？”鲮鲫娘似懂非懂地点着头。张半仙又煞有介事地掐着手指头算了起来。算了一会大惊失色：“啊呀，不好！”鲮鲫娘也跟着吓得面孔变了色，问道：“先生，怎的不好？”“测梦不留情，留情就不灵。我就直话直说了，这佬小多半养不大。”张半仙讲话一字一顿，语气很肯定。鲮鲫娘哆嗦起来：“先生，你行行好，一定要救救我们。”“救是可以救的，只是要做些关码（方言：多指江湖术士行骗的伎俩）。”张半仙卖了个关子。鲮鲫娘会意，从口袋里摸摸索索掏出一块手绢，解了结，层层剥开，拿出三十块铜钲给了张半仙。张半仙一点也不推辞，解了胸前的布纽扣，把铜钲放进了左边内衣口袋，又从右边摸出一张早就画好的符，对着符哈了几口气，接着让鲮鲫娘哈，哈完，叫鲮鲫娘给神仙磕头。待鲮鲫娘磕完头，张半仙把嘴递近鲮鲫娘的耳很神秘地说：“我这里供的这尊神仙叫盘古大帝，道行很深，已有三千八百万年道行了，我给你家佬小立个牌位，写上名字和生辰八字，每日替你们烧香磕头，让神灵保佑着，保证你家佬小长命百岁，逢凶化吉，大富大贵。你回家后，明日东方发红，日

头刚露脸时，对着日头磕三个头，我这里作法，你我接应上就好了，万万不可马虎。”鲢鳊娘不住地点头。

“还有一件事，你须要记住。佬小出生后，就叫鲢鳊。”张半仙又交待。鲢鳊娘不再点头，不解地问：“如何叫得鲢鳊，难听死了。”张半仙说：“你万万不能这样讲，辱没了神仙就作孽了。你也不想想，你肚里的佬小是鲢鳊投胎，鲢鳊是什么东西？是河里最小的鱼，哪条鱼都比它大，比它凶，一不小心就进了大鱼的食仓。凶险得很哪。大鱼来了，鲢鳊们只有躲到水草里或杨树根须里，不然的话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别说是鲢鳊，就是那五六斤重的青鱼，碰上一条十来斤重的‘铜头’黄鳊，眨眼之间就被咬成三段，几秒钟黄鳊就把它吃得连半根骨头都不剩。”

提到黄鳊，鲢鳊娘不寒而栗。一年天旱，塘里水浅了，老倌苏有三与堂弟苏有金各扛了一个竹制的鱼罩，到村西的那条河西沟梢里去罩鱼。他俩见水中有个大漩涡，赶紧罩下去，一人罩住鱼头，一人罩住鱼尾，两人把身子扑在罩上，死死压住。谁知鱼儿一个翻身，两人全被摔在水里，看那竹罩早被咬了一个大洞。随即鱼的尾巴又一扇，苏有金挨了一记“扫尾棍”，被扫出去老远。接着，这鱼又一头向前窜去，正好把苏有三撞倒，鱼就乘机溜了。苏有三定睛一看，才知碰上了“铜头”黄鳊。

“水里与人世一个样，我讲凶险是有道理的。你家佬小叫鲢鳊，我这里叫题头。题头你不懂是不是？就是把晦气的事提前点破，就可以消灾避难，保证你家佬小一生平平安安。我这里为你家佬小又立了户头，就等于让他进了天堂。天堂里无论是大鱼小鱼都不相欺，他们和和睦睦，快快活活，再不会有危险了。”张半仙还是拖腔拖调地说。鲢鳊娘一脸虔诚，悻悻地说：“我觉着鲢鳊有点拗口。”“好吧，那就叫鲢鳊郎，不是蛮好听的吗。本来这是天意，不可泄露的，我既然讲了，弄不好神仙不高兴，还要折我的阳寿哩。”张半仙双目微闭，口中喃喃道：“走吧，照我讲

的做。”

鲢鱼娘从张半仙那儿回来第三日，果真养了一个带把子的佬小。苏有三直说张半仙灵验，满面红光地对前来贺喜的人说养了一个鲢鱼郎。大家都觉得好笑，又不好当面说什么，只好跟着苏家的人鲢鱼郎鲢鱼郎地叫。夜阑人静之时，鲢鱼娘拍着竹篾编的摇篮，先是猫呀、狗的哼催眠曲，后来就用江南小调哼唱鲢鱼歌：

小呀么小鲢鱼呀，你家住在沟梢（方言：指大河的支流）里，游到东，游到西，游到龙门旁，耷啦一声跳过去，哎格呀呀喂，真是笑煞人，鲢鱼儿也能赛鲤鱼
.....

鲢鱼郎渐渐长大了，到学堂里报名念书，先生问他叫什么，他说叫鲢鱼郎，同学们哄堂大笑。先生问鲢鱼郎姐姐叫什么，鲢鱼郎说大姐叫苏步春，二姐叫苏步芸。先生说：“你的小名叫鲢鱼郎，我给你起个学名，与你两个姐姐排下来，就叫苏步林吧。”

第一章

2

苏步林所在的吴家湾是个小得不起眼的自然村。十几户人家，一家挨着一家。村东头放一个屁村西头也能听到。苏步林刚出来当兵那阵子，吴家湾着实轰动了一下。

在这之前，吴家湾只有一人穿过黄军装。那人叫吴木兴，在吴氏大家族同辈中年龄最大，吴姓人都管他叫老大，朝鲜战争快结束时，他作为最后一批志愿军出了国。没干两年，吴老大就回国复了员，吴老大身上的那套黄棉袄着实让他光荣了一段辰光，那是出过国跨过江扛过枪打过仗的象征。不过，知道内情的人说，吴老大压根儿就没有打过什么仗，他去朝鲜时，美国佬已被迫坐在板门店与中朝谈判了。无论吴老大说他打了多少仗，牛皮吹得天大，吴家湾相信的人并不多。吴老大身上白一块黑一块的，医学上叫白癜风，村上人不晓得什么白癜风，管吴老大叫吴癞皮。吴癞皮打过仗的说法后生倒有点相信，不然的话，吴癞皮为什么会瘸了一条腿呢？

“你们晓得个屁，”鲚鲚爹苏有三有一次对儿子说，“大跃进那年，吴癞皮在大队里当民兵营长，把塘西村上一个姑娘家抽去擦他娘的鸟枪，擦来擦去，把人家的肚皮擦大了，后来被塘西村上几个小伙子连裆起来捉奸，一棍子把他的腿打断了。那次要不是被我拾狗屎撞上，只怕他性命难保。你想想，他为国家立了那么多的功劳，为什么还是泥腿子一个，连个供应户都不是？”那时乡下人管吃商品粮的叫供应户。

吴癞皮复员后，吴家湾再没有人当过兵。

苏家在吴家湾是外姓，只有五户人家，不出五服，人数不到全村三分之一。苏家人缘好，苏步林当兵的消息一传开，用门庭若市来形容苏家一点也不过分。东家送来一捧生果，西家送来一封糕。全村十八户人家竟一户没拉送了礼表示了意思。生果生果，将来一定结果。糕糕即高高，步步登高。

然而，有一件事梗在苏有三心里想起来就憋气。那是苏步林体检合格后，有人从门缝里塞了一封信给那接兵的李排长，信封上插了三根鸡毛。这是一封揭发苏步林去世的伯父解放前参加国民党特务的匿名信。按照信上的说法，在那个大革命的年代，嫡亲政历不清还当屁的兵。李排长和公社人武部长到大队来了解，知道此事是“文革”中吴家和苏家闹派性有人搞的诬陷，没有理睬。这个鸡毛信是哪个阴促鬼搞的？没有家鬼不死人，肯定是吴家湾人放的冷箭。苏有三恨得把拳头攥得紧紧的，想找那个狗日的打一架。现在儿子鲚鲚郎拿到了盖着鲜红大印的入伍通知书，苏有三这口气才算平了些，但心里总罩着一个阴影。

吴癞皮瘸着一条腿，一颠一颠地来到苏家说：“吴家湾兴不兴就看鲚鲚郎了。我那时当兵没头脑，团里领导都同我谈了，要提我的干，我硬是觉着部队里不自由，犟着要回来，现在懊恼已经来不及了。吴家湾上代连下世，总没人出个头，守着屁股大一个地方有什么出息。你看人家塘西村，出了一个老干部，弄出去

多少人在外头做事体。”

苏步林头一二年当小兵，村上人经常谈论，说着鲢鳊郎肯定有出息的话。苏有三也是一个会摆谱的主，大家伙儿在一块出工时，他总是我儿子我儿子的说，一会儿得了个什么奖，一会儿要入党了。还说苏家时来运转总要出个把人物的。这话好像是故意说给那个写鸡毛信的人听的。到了第四年，见苏步林还没有动静，村上人就有些不同看法了，说这个鲢鳊郎到头来还不是跟吴癞皮一样，恐怕也只裹一身黄皮家来。

鲢鳊娘看中了村南吴木锁家的大姑娘莲英，征得苏步林的同意托人说媒。吴木锁征求老大吴癞皮的意见。吴癞皮说：“使不得使不得，你看苏家这佬小出去四年，人家一起去的有的穿了四个袋袋，鲢鳊郎一点冒头气都没有，只怕要复员了，趁穿着军装骗个女佬，万万不要上当。”

吴木锁也是个有名的小算盘，门槛精得很，但遇事没个主见，总听吴癞皮摆布，连连说：“是的是的，鲢鳊郎要回来了，他家弟兄那么多，怕是连搁床的地方都没有，还不屈了我家莲英。我家莲英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文化有文化，方圆十里八村的，找个好一点的人家还愁吗？”吴癞皮打了一个哈欠，有些深沉地说：“凡事要留条后路，你暂时不要回人家，只是通过媒人提点要求，让苏家把草房翻成瓦房，等鲢鳊郎有了出息再订婚。”

这媒人也不会传话，到苏家说：“木锁家嫌你家穷哩，他姑娘总不能嫁到你家睡露天，鲢鳊郎提了干倒好说，将来让莲英随军出去，这事要等一等再说。”苏有三虽然穷些，却是个有骨气的人，一听这话气得七窍冒烟，咬着牙说：“吴家做事这样投机，我家鲢鳊郎这辈子打光棍也不娶他家莲英做女佬。”

当兵第五个年头，苏步林作为预提骨干到教导队培训了半年，年底前接到了提干命令。消息长翅传到吴家湾，村上人又叽叽喳喳地议论了好一阵。有的说，我早就看出鲢鳊郎有出息，你

看那眉毛生得多开，天庭多满，耳朵多大。也有的说，苏家祖坟葬得好，那是一块风水宝地，上辈人亲眼看见大雪天别的地方白花花的，冻得石棱棱的，单独就那儿腾腾地冒热气。老一辈的人说，苏家老爷在世时积德，做了一世的四方郎中，为人看了数不清的病，不少是穷人，上代好事做得多，下代就兴旺。

当苏步林第一次穿了四个兜的军装和锃亮的皮鞋回到吴家湾探亲时，苏家门前又一次呈现出门庭若市的热闹景象，说媒的踏破了门槛。

吴癞皮听说苏步林回家了，颠着一条腿一颤一颤地来到吴木锁家，把门闩销上说：“木锁，你真是个活死人，吴家那佬小当了军官了，你怎么不抓紧联络联络。”吴癞皮说话的神情诡秘得很，好像做贼偷东西一样。木锁说：“旧年已经回了人家，话都讲绝了，怎好意思开口？”吴癞皮说：“你木锁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，那鲢鳊郎在家时就对莲英有意，如今他鲢鳊郎提了干当了军官就想把莲英断了，没那么便宜，我们吴家也不是烂卵一个，随便让他们啃。这门亲事若是成了，我吴家就能分得一份光彩，苏家有了当军官的儿子，吴家有了当军官的女婿，苏吴两家也算褥平了。若是不成，让鲢鳊郎在外头找个城里新妇（方言：指媳妇或儿媳），苏有三那根老鸡巴还不把尾巴翘到天上，只怕放个屁也要香十里哩。俩人计议了一番，木锁便依了吴癞皮，由吴癞皮出面向苏家去提亲。

第二天，吴癞皮吃过早饭打着饱嗝来找苏有三。苏步林正准备到镇上去找几个同学玩，被吴癞皮挡在门口。苏步林硬着头皮叫了声吴伯。吴癞皮眯着绿豆眼看了一下苏步林，大声嚷嚷道：“哎呀呀，鲢鳊郎，噢，不不不，不能再叫你鲢鳊郎啦，应该叫你步林同志，怪不得人家说你出息了，不光当了干部，人也魁梧了许多。”苏步林不想听这些恭维话，说：“吴伯你过奖了，你到屋里坐一会儿，我爹在家陪你说说话儿，我到镇上去走走，改日我

登门拜访。”吴癞皮说：“你慢着，我有话与你说。”苏步林回到堂屋拿出条凳请吴癞皮坐。这时，苏有三提了一只猪食桶从外头进屋。

吴癞皮掏出一支大前门给苏有三，苏有三没接，从口袋里拿出阿诗玛递了过去，说：“抽这个，鲢鳊郎带回来的。”吴癞皮接了点着，同苏有三说了几句关于养小猪的话就直奔主题：“有三，鲢鳊郎老大不小了，该考虑终身大事了吧。”苏步林听出话中有话，不等爹回答就抢先道：“吴伯，我还小哩，想集中精力干点事业再说，暂时不想考虑个人问题。”吴癞皮说：“步林同志当了干部觉悟到底不一样。不过，那莲英可对你痴情着哩。旧年你家向她提亲，她苦苦地一直等着你，村里村外都晓得你们谈恋爱，你可不能辜负了人家。”

不说提亲也罢，一说提亲苏有三气不打一处来：“木锁还有面孔来提亲，不是取笑我家搁床的地方都没有吗，如今是不是看我家鲢鳊郎提干了就来活缠，你告诉他，就是我家鲢鳊郎看上农村的丫头，我还看不上哩，他要在城里找个供应户的。”吴癞皮说：“有三，你消消气，不要听人瞎传话，讲话轻，过话重，话头一拨要人命。造屋不砌一面墙，听话不听一面词。木锁那人眼光浅，做事只看脚板头，一时说了些过头话你也不要介意。大家都在一个村上，洋垅（方言：指渠道）埂上看日头升日头落，开会坐一条凳，挑担走一条埂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还是担待些为好。虽然你我同年，我还是比你大几个月，大一天也是大，也算你老哥。今天给个面子我，明日让莲英见见步林同志，谈得成就选个日脚订个亲，不成也不要紧。”

苏步林心想，那莲英倒是一个好姑娘，从小在一个村上住，在一个学校里念过书，在一块田里劳过动，村上人在一起做生活时嘴闲得发慌就嚼蛆，拿他们两个开心，说是天生的一对儿，说得两个人见了面不好意思讲话。苏步林本来无意，村上人说多了

就慢慢对吴莲英有些意思，但没有点破。如果旧年真的订了亲也就罢了，我鳊鮓郎也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小人。如今我鳊鮓郎也不是旧年的鳊鮓郎了，旧年吴家人拿捏我，这次我要拿捏拿捏他们。吴癞皮要我见见吴莲英，见见也无妨，她也不会把我吃了，正好当面把话给她说明，让她彻底死了这条心。

苏有三已经和儿子统一过思想，心里有底，他望望儿子，期待着他表态。苏步林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行，吴伯，明天我和莲英见个面。”

苏步林行三，上面两个姐姐都出了嫁，下头两个弟弟，一个高中毕业在家种田，一个在学校念书。大姐步春嫁在塘西村，二姐步芸嫁在大河边。与吴家湾是上村与下村之隔，没有风的早上，鳊鮓娘站在洋堍埂上喊一声，步春步芸都能听得见。听说探亲的弟弟后朝要走，两个姐姐齐刷刷地回了娘家。

一家人好久没有在一起吃晚饭了，鳊鮓娘烧了好几个菜。大家吃着说着，话匣子自然离不开苏步林的婚事。一说到莲英，母女三人齐口同声都说是个好丫头。鳊鮓娘说：“那丫头做手好，手脚麻利，一个昼午顶着毒辣辣的日头，能刈一大篮烧草，而且还晓得疼人。那天在大三亩栽秧，拉了秧绳，一个人一趟，我伤了风头晕，栽到后来，眼看就要落在后头包了‘馄饨’，莲英连她娘都不接就来帮我栽。你看那丫头栽起秧来正插反插，一双巧手如蜻蜓点水，一棵棵，一趟趟，横上线，竖成行。我点过她栽的秧，不多不少，六根，每个穴位都是六根，找不到五根苗的，也寻不到七根苗的。人家说‘鹤叫六根绳，丢豆六棵秧’，莲英是最配的了。村上还有哪个丫头有她这般做手？我看她对鳊鮓郎是一片真心，旧年对她老子不肯订亲的做法也很反对，气得攒过一只碗。要是鳊鮓郎同她不成的话，有点对不起这丫头。”

一提到木锁，一家子又像被阴沟里爬出来的百脚虫咬了一口，气得牙根直疼。都说木锁这人太消薄（方言：待人不小气刻薄

的意思)，比狗都势利，决不能跟他家做亲眷。

鲫鲫娘想起吴癞皮，心情灰了起来，说：“吴癞皮的大舅子是支书，要是这门亲成了，以后还可以沾点光，伴点福，要是不成，鲫鲫郎在外头不关事，只怕这两个小的落在人家掌心里永无出头之日。”大姐步春说：“是的，别的不讲，以后要出去做点事体，盖不到公章，跳破天门也没用。”

三弟步青虽说只有十五岁，讲起话来倒有点大人口气，说：“现在我们要为哥哥着想，怕他什么，只要哥哥在外头混得好，他敢拿我们怎样？我们苏家出了一个人，哪怕我和二哥一辈子捋锄头柄也不冤。”

大家七嘴八舌说到这儿，苏有三和苏步林父子俩一声不吭。鲫鲫娘急了，说：“鲫鲫郎，事关你的终身大事你怎么不讲话？”大姐道：“娘，弟弟都当兵提干了，不能再鲫鲫郎鲫鲫郎地叫了，让人听了见笑。”鲫鲫娘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有什么，他当再大的官我也叫他鲫鲫郎，我不这样叫，他能长大？菩萨叫我这样叫他，我能不听菩萨的。”苏步林看见一只老鼠鬼头鬼脑地在梁上窥视他一家子，大家叽叽咕咕的议论没有往心里去，听娘问到自己怔了一下说：“我听娘的。”“鲫鲫他爹，你的意思呢？”苏有三板着脸：“要我说，这门亲事如同这筷子。”话音未落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那筷子在苏有三手中断为两截。苏有三用力过猛，袖口捋了一只饭碗骨碌碌地滚到地上摔了个粉碎，惊得门后鸡窝里的鸡咯咯咯地叫做一团。鲫鲫娘骂了声瘟鸡，又骂了声死老头子，“今天吃了生葱不成，讲话这样冲？”

晌午时分，吴莲英来到了苏家。鲫鲫娘格外客气，又是端凳让坐，又是倒茶。似乎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，两手放在围裙上搓搓，说：“你稍坐一会儿，我把鲫鲫郎叫起来，这个懒鬼总喜欢困懒觉，在部队锻炼这么多年还改不了。”“谁说我困懒觉啦，娘，你可别坏我的名声。”苏步林冷不丁从房里冒出来，把鲫鲫

娘和吴莲英吓了一跳。鲢鲢娘宽厚地一笑：“好，我不多嘴，你们俩好好谈谈。”

苏步林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和一个姑娘家单独呆过，娘一走，心里掠过一丝慌张，用眼瞥了一下坐在八仙桌对过的吴莲英。见吴莲英低着头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，苏步林眼光倒大胆起来，在吴莲英身上溜了一转。吴莲英上身穿一件紧身棉袄，外着一件红格子粗呢罩衫，颈根上系一条金丝绒方巾，头上扎着两个小辫，额上披着齐齐的刘海，白皙的脸上飘着两朵红晕，小小巧巧的嘴角上有一颗美人痣。苏步林想起唐人写过“柳叶眉间发，桃花脸上生”的诗句，吴莲英虽然没有古人形容的沉鱼落雁之容、闭月羞花之貌，但这等长相在乡村姑娘来说已是上乘了，即使比起城里的女孩来也逊色不到哪里。苏步林想起当兵离村时在送他的人群中有吴莲英，那时的吴莲英还在中学里念书，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丫头，一头的黄毛，瘦骨郎当的，大家都叫她黄毛丫头。女大十八变，几年一过，竟出落得如此水灵。

两人枯坐了一会，谁都不开口讲话。苏步林心里毛毛躁躁的，事先想好回头的话有点说不出口，他甚至想，假如我鲢鲢郎还是小兵癞子一个，吴莲英配我是绰绰的。沉默了半天，还是苏步林先开口：“你是什么时候从学堂里出来的？”吴莲英的脸更红了，头更低，说：“前年。”苏步林又问道：“皇里中学还是那个任校长吧？”皇里中学是苏步林的母校。吴莲英说：“是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就是那个姓郭的外语先生调走了。”“噢，你讲的是那个郭铁锹，他不让我们用中国话喊他老师，要用英语喊他Teacher，我在班上说，铁锹可以用来挖排水沟。”苏步林没说完，吴莲英忍俊不禁噗哧一声笑了起来。

苏步林想，不行，这样说下去离题越来越远，大丈夫心肠太软要坏事。

就在苏步林思忖着如何体面地把回头话说出来的时候，只听

得门外噼噼啪啪地炸起了炮仗。起初，苏步林以为今天是好日脚，村上哪一家做好事，后来听得不像，炮仗声和人的罗唆声分明是在向自家门口涌来。

苏步林出门一看，只见吴癞皮领着一队人马来到了门口，走在最前面的是吴莲英的哥哥吴建雄。吴建雄是苏步林的同学，两人从小要好，那年同苏步林一起应征体检，他的脊柱有点歪，没有过关。吴建雄只好留在农村修地球。吴建雄悠悠晃晃地挑着礼担，礼担两头用绳络吊着两面筛子，筛子里面盛满机轧的面和人工搓的糯米粉圆团，圆团上压着红纸。苏步林看着这种场面一时明白不过来，疑疑惑惑地问：“吴伯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吴癞皮哈哈地笑道：“步林同志，今天是好日脚，你还要瞒我们，你跟莲英订婚，吴伯讨杯喜酒吃吃。”苏步林听罢，像被人光天化日之下剥光了衣服狠狠抽了几鞭，既羞愧难当又疼痛难忍，人一发怒声音就打颤：“订婚，谁跟谁订婚？你们这是阴谋，阴谋！”吴癞皮脸上依旧堆着笑：“步林同志，你讲话还是放好听点，日脚是你自己定的，莲英是你约她来你家的，难道还要赖婚不成？”全村的人几乎都来了，黑压压的一片。苏步林还不曾见过这阵势，说话时舌头发胀，声音打漂：“我跟谁订婚？强加于人，完全是强加于人！”

吴癞皮收起了笑脸，不再称步林同志而是直呼鲫鰼郎。他带着长者的威严说：“你别跟我来孔夫子的卵子纹（文）绉绉的。劈柴看纹理，讲话凭道理。我家莲英可是黄花闺女，你们在学校里就开始谈恋爱，哪个不知，哪个不晓。如今你穿了四个袋袋，提了个芝麻官，就活生（方言：指猴子）盘锁链抖起来了，看不起我家莲英，要当新时代的陈世美啊。老实告诉你，我出道的辰光，你还不晓得在哪个茅坑里剥豆瓣吃哩。我什么样的世面没见过，我跟美国佬都肉过搏，还怕你这个嫩头青。”吴癞皮咳了一声嗽，吐了一口浓痰，又说：“鲫鰼郎你要跟我滑头，老子一纸